



第602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 我妈逼我考大学

□ 陈建功

我本不愿考大学的。之所以考了北大，是我妈逼的。我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，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、自信、充实，而要如此，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。“五世业儒书有钟，一任运仕无嫌”，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，她说我家是“书香门第”，能不能当官，那是命，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，她都无所谓，可绝了“书种”，她会愧对先人，死不瞑目。

我妈还说，“四人帮”时代，她绝不逼我，谁让咱家不是“工农兵”呢，现在党又让咱考了，咱还不考？我妈啰嗦得很，我怕她啰嗦，同意考北大。

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恢复高考的第一年。

那年我28岁。如果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，18岁就进考场了。18岁那年，我却卷起铺盖，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。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，体重不过百斤，打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，晃晃悠悠，龇牙咧嘴。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——叼着哨子，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，摘钩、挂钩、甩车、顶车……我时而指挥若定，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的老鼠。一干就是10年。

28岁了，居然又得进考场。说实在的，那10年里，我做过大学生的梦。1973年，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“工农兵学员”。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，而我，又刚刚在《北京文艺》上发表了处女作——那是一首歌颂“工农兵上大学”这一“新生事物”的诗歌……我没有想到，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，还是实实在在地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马屁，都帮不了我——因为我有一个“臭老九”的父亲，也因为我有所谓的“反动言论”，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。

我坚决不再进考场，恨的就是这口气。我自负得很，自以为已经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。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？高尔基、杰克·伦敦、马克·吐温……我一边挖煤，一边读书，虽说是“文革”时期，除了《毛选》和马列，几乎无书可读，可我还是读了不少——其中的大多数，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，偷偷借给我读的。就这样，我读了10年，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！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，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，当作家，让这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目瞪口呆。

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：文史之类我倒不怵，数学几何我已经10年没摸了。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，何为“最大公约数”？何为“最小公倍数”？竟然如坠五里雾中。就这样去考数学，岂不要吃零蛋！

愠气也好，肝儿颤也好，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啰嗦。回北京探亲后又回到了矿上，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，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。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，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“老三届”，他考的是数学专业，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。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！

黄博文对我说，他最怵作文的开头，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“头”？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。我说，我教你一招儿：你看着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，如果能写成书信体，你就照着一信去写就成，又新鲜，又直截，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？黄博文说妙哉，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“书信体”。

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，我、黄博文，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上了一辆卡车上。卡车在暴土扬尘的公路上疾驰，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，山路弯来绕去，我们时而撞向左边，时而拥到右边……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，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，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。

考完了语文，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，是黄博文。哈，我教他的“书信体”，派上了用场！考完了数学，拥抱他的，就是我了——最难的，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，我得意洋洋，有多大学问似的，先写了“导数公式”：“‘Y’=……”尽管我到底也没明白“Y”为何物！

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嗦才进去的，考好了，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，是吗？

几个月以后，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的校园里，面对那些学风严谨、学识过人的教授们，面对一个浩浩烟海的学问的世界，我才意识到，当初的自负是多么的可笑。

妈妈的啰嗦，真是伟大的啰嗦。

(摘自《我的1977》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)

(●图片来自网络)

# 长驱直入时 将军剑戟心

□ 清风徐来

几千年前，老百姓在野地找食，看到一种植物，叶子宽大，大到一尺有余。一锄头挖下去，大的像地瓜，小的像芋头。以为天不绝我，背回家，生吃，苦的；煮着吃，苦的。最后证明，当不得饭，吃了会猛泻。老百姓把它取名为大黄，因为它的根又大又黄。

大黄会泻，郎中就拿来当药。蜀地、陇西产的大黄药效强，川大黄，又称“川军”，因为性子像威猛的将军。

清朝乾隆年间，江苏富商，74岁的杨秀轮得了一种怪病，闻到食物的气味是臭的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折腾了很久，已病入膏肓。医药无数却不顶用。最后家人听说苏州吴江的大名医徐灵胎，灵，就请了来。这个徐灵胎，从小聪慧过人，天文地理经书音书技击无所不能。

他被请来后说，我开的方子，你们肯定不敢吃，那他就死；但我如果不开方子，他也会死。他要生用生大黄。一个月没吃饭，敢用生大黄？堂上懂中医的不懂中医的面面相觑，但也没人敢说不。

徐灵胎亲自煎药，并强行把药给杨老板灌下去，众人一看慌了，连忙夺下来，已经灌下去了半碗。

大家都弄得很不开心，碍着名医面，杨家没报官；徐名医生想个结果，也没有拂袖而去。没想到，当天晚上杨老板居然睡着了。

初见成效，后一半的药接着喝。第三天，徐名医生还在睡觉，就听得有人喊，老太爷在堂堂扫地啦。老太爷亲自来了徐灵胎的屋里，闻到仆人为徐名医生送来的早餐清粥的香味，也嚷嚷要喝粥。

徐灵胎对本案的总结就是积食伤胃，伤食的病人，得用这方子治。

大黄另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叫“将军”。中药中有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，风度翩翩，做起事情来不急不躁，比如茯苓，比如苡蓉；也有冲冲杀杀，快刀斩乱麻，虎狼般凶猛迅捷的急惊风，比如大黄、巴豆。有时手起刀落，一个刹车没踩牢，撞将上去，病好了，人也没了。所以中医的江湖上就说：人杀人无过，大黄救人无功。

多数大黄都需要制作过，因为生大黄脾气急，性格烈，不加调教的话就是个泻药急先锋，制作过后它就能变得智勇双全文武兼备，谦抑起来。

大黄可以用酒炮制，用醋炮制。生大黄，往下冲，泻下焦。喝了酒的大黄，往上冲，那些郁积在上部的邪热，引了大黄的药力上行，可清上焦实热。用醋炮制的大黄，以消积化瘀为主。还有做成大黄炭的，不泻下，能止血了。

衄，就是出血。出在齿，就是齿衄，出在肌肤，就叫肌衄。大黄的另一个作用是化肌衄，就是可治大面积皮下出血。

中国古代用大竹板或大荆条拷打犯人称为杖刑。杖刑在南北朝梁武帝时，列入刑书。规定杖用生荆制作，长六尺，有大杖、法杖、小杖三种。主要在“背、腿、臀分受”。至清末，杖刑才废。

这杖刑对于打手来说是一门手艺。李伯元《活地狱》第九回提到此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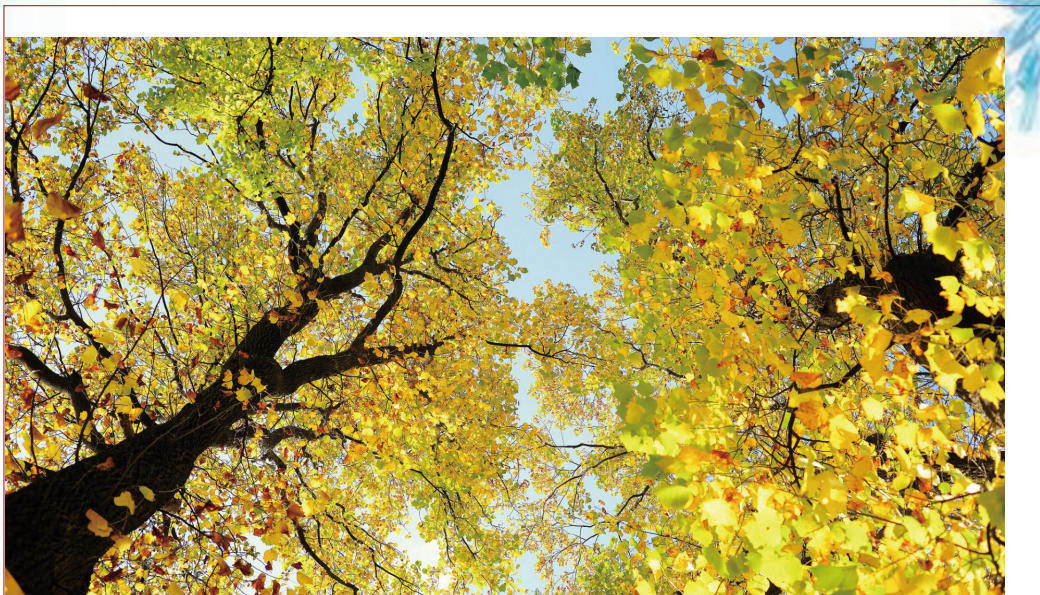
从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，这小板子打人，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。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，而骨肉不伤；亦有些下死地打，但见皮肤红肿，而内里却受伤甚重。

犯人被打得落花流水皮开肉绽气急奄奄，医生的事就来了。历代医书留下了许多专治杖伤的方子。青紫一片落花流水的，用外敷方，大黄研成粉，用姜汁、醋或童子尿调和涂患处，过一夜，乌青变紫，过两夜，紫色变淡。

最有名的是复元活血汤。方中重用酒制大黄，它可以荡涤凝瘀败血，导瘀下行，推陈致新；另一味是柴胡，疏肝行气，并可引诸药入肝经。两药一升一降，共为君药，另加桃仁、红花、穿山甲、当归、天花粉、甘草等。这方剂喝下去后，次日就能拉出柏油一样的黑便，把皮下、肝脏打出来的血排掉，以防血气攻心而死人。

从前犯法了打人，现在打人犯法了，大黄在伤科中的角色，也落寞了许多。

(摘自2024年10月18日《杭州日报》)



# 亲爱的足球

□ 毕飞宇

作为一个“苏超”的球迷，我承认我在“苏超”的元年有点尴尬。我的父亲祖籍原属于扬州，后来划分给了泰州；母亲的祖籍是南通；我本人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；娶了一个徐州籍的太太；而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38个年头了。

亲爱的“苏超”，你让我支持谁呢？9月6日，排名第二的南京队和排名第三的徐州队在南京奥体中心遇上了，出门看球的时候太太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渴望为我的南京喝彩，可是，我的晚饭怎么办？我不能让我的嘴巴刚刚在奥体中心展示完它的呐喊功能，一回头就丧失了它的咀嚼功能。看球归看球，可不能缺心眼。

南京奥体中心，南京对徐州，1比1。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，什么都没耽搁。

这场赛事我们的南京奥体中心创了一项“苏超”的新纪录，是球迷人数，60817人。我记得2012年10月20日，中超的入场纪录也是在这一块场地创造的，65769人。那一天我和我的儿子都在现场，座位在第19区。附带说一句，在我们南京奥体中心，19区相当特殊，看台上的每一波人浪都是从这里开始。当球迷们决定做点什么的时候，19看台无风就是九尺浪。人浪是顺时针的、沿着椭圆形的看台一路汹涌。没有山，山在呼，没有海，海在啸。

南京的球迷可真是能喊啊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天底下哪里有不喊的球迷呢？除非你是个伪球迷。可在呐喊这件事上，我们的“苏超”独特了，因为“比赛第一、友谊第十四”的缘故，“苏超”的主办方特地柔性了一下，在每一个赛场设置了一道为对方加油的程序。这项工作通常是由球场的司仪完成的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司仪对着麦克风大声地说道：“让我们为徐州队加油。”南京的球迷风大，大伙儿为徐州队加油，三遍。三遍过后，最动人的事情发生了，南京的球迷开始为自己的主队三呼“加油”。司仪说：“南京队——”，现场突然就寂静了下来，是那种压迫性的、惊心动魄的、稍纵即逝的静默，那可是将近6万人的鸦雀无声。为什么就鸦雀无声了呢？作为一个资深的球迷，我来揭晓答案：是南京的球迷在做深呼吸。为了全力以赴，深呼吸是必须的。将近6万人的深呼吸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爆发力，它平地而起，近乎天荒地老。我的鸡皮疙瘩当即“就像火柴头一样竖了起来”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南京人，礼数要讲，但自己该干的事情不会忘。如果你一定要问南京的球迷多么热爱自己的球队，我的回答是这样的，嗨——，多大事，一个深呼吸罢了。

2025年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总是被问一个问题：你们的“苏超”怎么就这么火呢？我没能提供答案。其实，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，我也没能得到答案。但是，有个事情我是知道的，江苏，尤其是南京，足球的土壤格外肥沃。好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就举例说明吧，有一个江苏作家，他生活在南京，他在南京写了许许多多的小说，可事实上，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。他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，却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和把大把大把的体能耗在了足球场上。每一场球他都尽力，动不动就上气不接下气。和大口喘息的狗比较起来，他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吐舌头。这个人就是我。

我是23岁的那一个夏天来到南京的。我哪里能想到呢，一推开房间的窗户，窗户底下就是一个南京特殊师范学校的足球场，草皮枯黄，杂草丛生，坑坑洼洼。然而，它标准，周正，自成天地。不夸张，除了春节，我没有不踢球的日子，风雪无阻。伴随着身体的老去，我从前锋踢到中场，从中场踢到后卫。可是我必须说，我踢的是标准的野球，当我对足球有了一些理解的时候，我已经年近四十了。是我的业余裁判生涯帮助了我——当我拿着哨子在球场上沿着“S”形线路奔跑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我看到了全局。我终于看清了球的走向，我想我多少知道了什么是足球。然而，老舍先生是怎么说？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米；花生米有了，嘿，牙没了。

我的野球生涯里最为荒唐的事情终于来了，我居然做起了足球教练。事情也不复杂，一群年轻人创办了自己的“联赛”，他们请我去“指导指导”。这事

闹的，分明是跑不动了，我的“地位”还上去了。可我又能“指导”什么呢？办法总是有。我把他们带到了五台山体育场，我们一起去看江苏足球队的比赛。我是这样“指导”他们的，你们别看球，看人。在球场上你们踢什么位置，你们就“看”什么位置，人家怎么跑你就怎么跑，人家和谁打配合你就和谁打配合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在五台山体育场打职业联赛的胡伟、汪顺宝、李维群，现在都成了我的朋友。他们哪里能想到呢，我这个野狐禅“教练”可是研究过他们的。他们许多的赛事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因为去《南京日报》做了记者，我还真的做了几次野球世界里的“正式球员”。我在《南京日报》同样不务正业。总渴望在“别别扭扭”的地方好好地表现自己。我写新闻没本事，踢足球却积极得很，我终于代表《南京日报》去打“市长杯”去了。我至今记得我踢过的第一场决赛，黑衣裳的裁判把我们领向了中圈，我们紧张到不能呼吸。呼吸，多么简单、多么原始的一件事啊，没有经历过的人哪里能理解“不能呼吸”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只想对今天的“键盘侠”说，尊敬的大侠，许多事是要经历的，脚下的世界是世界，屁股底下的不是。当你经历过了，一切都为时不晚。就在公教一村七人制球场，我们《南京日报》获得了第一个冠军。没有颁奖仪式，没有奖金，没有观众，可我们的眼眶里都布满了泪花。——实话实说，足球没有给我带来过任何东西，除了一身的伤，除了眼眶里一撞就掉的泪花。如果你一定要问我，足球究竟给了你什么？我想说，为了眼眶里的泪花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模糊的世界无限辉煌。

谢天谢地，我的儿子也是一个足球迷。我很欣慰。我的儿子读大学的前一个夜里，作为父亲，我和他谈了大半夜的足球。

——尽最大的可能提升自己的竞争性，去争取胜利。足球是游戏，所有的竞技体育都是游戏，没有人为了失败去踢球。足球满足的就是人类的竞争性。罗素曾经毫不留情地批判过人类的竞争欲望，正因为如此，足球作为一种竞争的游戏才格外可贵。足球的边界就是游戏，一切都始于球场，一切都终于球场。当一个人在游戏当中疯狂地展现他的竞争性时，走出赛场的时候他极可能格外平静。足球戏仿了人生，而人生永远不是足球。人生只此一次，可足球可以反反复复，不停地试错，不停地纠错，直到筋疲力尽。

——接受失败。没有永远不败的球队，更没有永不败的足球。接受失败的规定动作是祝贺胜利者，这不是一个风度的问题，它关系到你能不能再一次走向球场。球场是用来追求胜利的，不是用来复仇的。做到这一点很难，我自己就很难做到。做不到也没关系，但是，在失败的时候，要强迫自己向胜利者走去，这个必须做到。

——足球之所以叫足球，不是由球决定的，是规则界定了它。你可以不玩，但如果你想走上球场，你就必须遵守与维护这些规则。有裁判是这样，没有裁判也是这样。规则有时候对你有利，有时候对你不利，但是，总体说来，有利和不利加起来约等于零。这个零不是虚无，相反，是公平。

——你必须承担，有时候你必须站出来。一场精彩纷呈的球赛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一定会有人站出来。可以是你，也可以不是你。如果是你，千万不可扭捏。

——永远相信队友，即使错了也要继续相信。没有永恒的朋友，但有永恒的队友。队友可以是朋友，队友也可以不是朋友。对手可以不是朋友，但对对手极有可能成为真的朋友。

——不要抱怨。在你带球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阻拦你，这就是足球。你在球场上的作用越大，防守你的范围和力度就越大。不接受这个就是不接受足球。

——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红牌和什么是黄牌。它们和足球无关，相反，那是生活里的常识。天下的规则很多，千姿百态，可它们的底层逻辑都是生活常识。把唾沫吐在对方的脸上，踢别人的裆部，不用问，这是红牌。足球是一种特殊的生活，生活所不允许的，足球也不可能允许。

(摘自2025年10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)